

I)12.45 / 734

19

# 风雨燕双飞

萧逸作品集



19

风雨燕双飞

萧逸作品集

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9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 01—96—112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雨燕双飞/ (美) 萧逸著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1996. 12  
(萧逸作品集)

ISBN 7-5057-1303-5

I. 风… II. 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 
IV. I 7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5741 号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萧逸作品集·风雨燕双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者 | ◎萧逸 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行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经销 | 新华书店发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刷 | 北京印刷三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规格 |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<br>9.5 印张 209 千字 |
| 版次 |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次 |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|
| 印数 | 1—10000 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号 | ISBN 7-5057-1303-5/I·363           |
| 定价 | 14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号101字登借(京)

第一章

2211-32-10 中国：51餐网合联社著

目 录

|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无心惹死罪 | 有意劫官囊.....  | 1   |
| 第二章  | 穷途逢贵客 | 绝艺创娇娃 ..... | 20  |
| 第三章  | 悔恨铸大错 | 拼死劫天牢 ..... | 42  |
| 第四章  | 拼命劫牢狱 | 失陷作阶囚 ..... | 61  |
| 第五章  | 王邸惊绝艺 | 密令震双狼 ..... | 84  |
| 第六章  | 酬恩肩重任 | 虎穴遇奇人.....  | 107 |
| 第七章  | 壮士洒热血 | 将军抛头颅.....  | 127 |
| 第八章  | 壶中藏日月 | 井底走蛟龙.....  | 151 |
| 第九章  | 纵马逃亡急 | 投仇忆旧悲.....  | 171 |
| 第十章  | 幸逃死亡关 | 勇闯虎狼窟.....  | 191 |
| 第十一章 | 贼窟逢知己 | 禁地惩狂徒.....  | 212 |
| 第十二章 | 争雄且邀宠 | 获胜达初衷.....  | 232 |
| 第十三章 | 虎穴谐鸳梦 | 龙潭伏杀机.....  | 250 |
| 第十四章 | 双美争情爱 | 一剑了恩仇.....  | 273 |

## 第一章

# 无心惹死罪 有意劫宦囊

天干地旱，很久没下雨了，连风都是热的，吹在人身上，火辣辣的，不用提有多么难受了。

山洼子里拴着一黑一白两匹马。

好像已经拴在这里很久了，两匹牲口都显得很不耐烦的样子，不时地打着喷嚏，蹄子刨着地上的黄土，扬起片片灰沙。

它们的主人就窝在附近山洞里。

瞧瞧吧，一个趴着，一个躺着，挺高的个子，挺壮的身子骨儿，可是看上去就是那么没精打采的，套句北方俗话，就像“霜打了”一样的不自在、没精神！

趴着的一个，二十四五的年岁，黄脸，浓眉。脸是新刮的，青乎乎的颜色，一条大辫子，蛇也似的盘在脖子上。他两只胳膊支着地，手托着下巴，嘴里荒腔走板地哼着小调。

躺着的那个，年岁看上去和前一个差不多，就是大也在一两岁之间。他长眉毛、瘦脸，鼻子挺高挺直，嘴老是闭着，很沉得住气的一副样子。一条油松大辫子放在胸前，身上的黄茧布褂敞着，露出结实的胸脯。

两个人像是一条道儿上的，一股子草莽味儿！

地上铺着干草，两个人就睡在上面。



一旁放置着一只炉子，一个锅，锅里盛着没吃完的兔子肉，竹篓子里有几个破花碗，还有十来个裂了皮的馒头。瓦罐里盛的是清水。

当然，最显眼的还是放在地上的那几把家伙了——一对飞流星、一口宝剑、一口斩马长刀！

那一对飞流星看着很特别，比一般飞流星秀气得多：只有拳头般大小，链子足有一丈五六长。可以想象得出，一旦舞开了，两丈方圆内外，别打算进来一个人，端的是厉害得紧！

这地方，就像是他们哥儿俩现时的家。

趴在地上的那个叫裘方，躺着的那个叫江浪。前者人称“左臂刀”，后者人称“满天星”。

哥儿俩天不怕地不怕，两年前的承德行宫，无意中惊了皇驾，为地方官连同负责皇帝老爷子安危的大内杀手一路追了好几百里地，结果被困在这个地方——玉皇。到现在已经有一两个月了！

白天不能动，只能夜里到城里买点吃的，身上的一点钱已花得精光了。

可真应上“上不着村，下不着店”那句话了。

“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”。人一穷，啥事可都能干得出来。两个人仗着一身本事，一连做了三四件案子，可油水都不多。

不用说，大概是“生手”的关系。

“左臂刀”裘方一个骨碌由地上翻起来，小调也不哼了，一下子好像变了个人似的。

“他妈的！我可真是受不了啦！”

用力一脚，踢飞了一块石头：“这他娘的，哪是人受的！”

他转过来瞧着凡事都远比他沉着，而且一向推之为首的八拜之交“满天星”江浪，生气地道：

“怎么回事，你好像很不在乎的样子？真不可琢磨。我可是受够了！”

还是他一个人在说：“你不走，我一个人走！”

地上的江浪只用眼睛看了他一眼，一言不发！

裘方不禁怔了一下，赌气地套上靴子，又把一口斩马长刀插在了背上。

江浪仍然一动不动！

“你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怎么回事！”

“你到底走不走？”

“不走！”

“好！”裘方冷笑着道，“那我一个人走！”

走到了洞口，他回过身来道：“我们在‘赤峰’再见面！”

“你还到得了赤峰么？”这一次说话的是江浪。

江浪说着，缓缓地欠起身子来，把一条大辫子“刷”地一下甩到了脖子后面。

他深邃的一双眸子，注定在这个浮躁的兄弟脸上，冷冷一笑，说：“如果想死，你就一个人出去！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裘方显露出犹豫不安的样子。

江浪身子向上一欠，打了个旋儿，只凭着一根手指头，就把整个身子支了起来！

这一手“一指拿大鼎”的功夫，听说走遍江湖，无人能出其右——“满天星”江浪却是习以为常的。

每天他总是要这个样子来上几回，每一次他都会觉得身上充满了活力，头脑更冷静，更能分析入微。

“左臂刀”裘方，耐下心来等着他拿完了大鼎，说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呀？”

江浪冷笑着，把卷起来的袖管放下来：“我问你，身上有多少钱？”

“钱？”裘方两只手在小褂里摸索了一阵子。

摸了半天，他掏出了一个小黄布口袋，解开了红毛绳的封口，在手心里倒了半天。

“他妈的！”

使劲儿往地上一摔，“铮”的一声轻响，六枚“嘉庆通宝”全都嵌到了石头里！

“就只六个铜钱，你还想走？”

“怎么不能走？”

裘方那张黄脸上闪着怒容道：“大不了再干他一票！”

“那你就更别想活着出热河了！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九爪金鹰谭福老，早就在等着我们了！”

江浪冷笑着，又说道：“难道你忘了，要不是我那一流星，只怕你已经废在他手里了！”

提起了这码子事，裘方的黄脸可就变成了红脸。

“我就不信斗不过他！”

“你本来就斗不过他！”

裘方怒瞧着自己这位把兄弟，一时无话可答！

“人要有自知之明，所谓知彼知己，才能百战百胜！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裘方道，“难道我们真得在这山洞里住一辈子？”

“这里有什么不好？有吃有喝又凉快！”

裘方冷笑道：“你到底怎么打算呢，我知道你心里比我还烦，你只是不肯说出来罢了！”

“你知道就好了！”



他伸手在地上拍了几下，示意这位拜弟坐下来。

裘方很不情愿地走过来。

“满天星”江浪很温和地道：“在承德惊了皇帝老子的驾，你以为只是个小罪？兄弟，那你可想错了！”

他又道：“我能确定，现在整个热河，拘捕公文早已满天飞了，‘九爪金鹰’谭福老，你以为是衙门里的寻常人吗？”

“他不是热河府的捕头吗？”

“热河府？热河府岂能容得下他这种身手的人？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实告诉你吧！他是大内护驾来的高手！”

“是血滴子？”

“血滴子是雍正时候的称呼！”江浪说，“本朝已不这么称呼了！”

裘方皱了一下眉，道：“怪不得那个老家伙这么厉害！唉……”

他叹息了一声，又道：“只是，我看得出来，他虽然赢了我，可是还远不是你的对手！”

“我只不过略略胜他一筹罢了！可是他们人多哪！”

说到这里，他叹了一口气，又道：

“坏就坏在上一次跟他动手的时候，我现了真功夫。这么一来，他才知道我们不是寻常之辈，所以越加的放不过我们了！”

“那到底为什么？我们又不是真的想去行刺皇帝老爷子。”

“可是他们不放心！”

“这都怪我！”

裘方自责地道：

“要不是我跟着去追那匹鹿崽子，怎么也不会跟他老爷子撞了个对头——天地良心，我那一箭是想射鹿的，哪里想到会伤

了他老爷子的御马——真他妈的该死！”

“你该死不要紧，害得我也成了黑牌的人了！”

“唉！你看我们怎么办？”

裘方把脸深深地埋在手里：“全是我害了你！”接着，他又气馁地道：

“十几年苦心练功夫，满打算到中原露露面，成名立业；谁又会想到，连长城还没看见，就闯了这么一个大祸。看样子，中原内陆暂时不能去了！”

“那我们就往北面走！”江浪拍着他的肩道，“你耐下性子来，古北口这条路走不通，我们绕个圈子，改由察哈尔出去，照样可以进中原。不过，一时是急不来的！”

“对！”裘方笑道，“还是你聪明！”

江浪把身上的小褂子扣好，并把腰带扎紧。

“再干一次！”他说，“弄点盘川才好走路！”

裘方龇牙一笑道：“我原以为你办法高呢，原来心里跟我一样，也是这个念头！”

“唉！”江浪叹了口气道，“有啥法子，这叫人穷志短。这是最后一次，还是老规矩，不许杀人！”

裘方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！”

江浪正想说话，忽然怔了一下，身子趴下来，把耳朵贴在地上听了听。

“来了一辆车！”

他身子灵巧地由地上跳起来，走向一边，匆匆地把链子流星扎在腰上。

“走！”他说，“这一趟买卖要是好！这里我们就用不着回来了！”

说时身子跃起来，三两下子已蹿出了眼前这片山洼子，裘

方在他身后紧紧跟着。

两个人都已经跨上了马背。

眼前是条颠沛的荒道。

“左臂刀”裘方打量着眼前，道：“车在哪儿呀？”

江浪的眼睛掠过了一排树毛子，远眺着弯曲的一条山道。

裘方顺着这个方向看去，打心眼里佩服这位拜兄的“细察入微”。

嘿，一辆双辕四马的黑色宽座大篷车，正以极快的速度向这边奔驰过来……

由于地上早已留下了挺深挺深的车轮印子，所以这辆车只需循着既定的轨迹前进就得了。这么大的车子，跑动起来，连一点点声音都没有！

看样子，眼前这条道，是他们必经之路。

“左臂刀”裘方顿时紧张地抽出刀来！

江浪道：“除非对方先出手，我们不能先伤人！”

裘方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，老大，这一次找对码头了，来的是个阔家伙，这么漂亮的车，还很少见呢！”

“麻烦也就在这里！”

江浪冷冷笑着道：“越是有钱的人越棘手！”

“这话怎讲？”

江浪道：“很简单，车上一定有跟班保镖的！”

裘方一怔！

江浪长叹一声，苦笑着道：

“以前，我一心一意，向往江湖生涯，跟着你鬼混了两年，现在实在有点厌了……”

裘方又是一怔，道：

“厌了？你不打算到中原去了？我们不是早说好了么？先去

拜武当，再去河南嵩山闯少林，怎么你现在就泄气了？”

江浪脸上苦笑了笑，道：

“有什么意思？就算成了名又怎么样？只不过是两个孤鬼游魂——你我也都不是小孩子了，连个家都没有！”

裘方一笑，道：“家？怎么，想娘儿们了？”

说话的时候，那辆车子来到了眼前。

江浪一带马缰，胯下的马已拦在了路当中。

裘方的黑马也横过身子来，他手上的“斩马刀”，在夕晖之下闪耀出一道匹练般的白光。

这道白光，立刻使得来车有所惊觉！

双方尚离着六七丈的距离，那辆大车立刻停了下来。抡车的一共两个人，好像都是练家子。

车子刚一停下来，这两个人立刻一人一手抢起了两口钢刀！左右同时伸手，带住了牲口的嚼环。

黑、白两匹马已驮着江浪、裘方两人飞马来至眼前！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右面那个车把式扯着喉咙嚷道：“是想拦路打劫呀？”

江浪一笑道：“光棍一点就透，你还真猜对了！”

两个车把式对看了一眼，那个又黑又壮的胖子大声骂道：“妈拉巴子！就凭你们两个……”

才说到这里，只见面前人影一闪！

黑胖子方看出对方之一向自己袭来，已来不及防备，被这人一个大耳括子拍在脸上。

这一下子可真不轻！

黑胖子只觉得头上“轰”的一声，差一点给打闷了过去。

紧接着“吭”的一下子，脖子上又着了一刀背，登时一头扎下去，就窝在那里不动了。

另外一个车把式，是瘦长个头儿。

他看见同伴上来就叫人家给弄趴下了，心里既惊又怕，一抖手打出了一只梭子镖。

距离这么近，万万没有施展暗器的必要。

他这么做，可真是为自己惹上了麻烦。

镖刚一出手，就只见对方那个施刀的汉子一伸手，接镖、发镖像是一个式子。

那只手就那么转了一下，原镖退还！

瘦汉子惊叫一声，想跳开，却已不及，“噗”的一声，这一镖正好扎在了他左面肩窝里！

他又尖叫了一声，身子一退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坐在了道旁土堆上。

两个人一下来，连话都没说上，就让对方给摆平了。

动手的是“左臂刀”裘方。

他很得意地回头看了江浪一眼，一上步，用手里的斩马刀一挑马车的帘子。

“哗啦”一下，翻了开来！

车里一共是三个人。

两个全身黑色长衣的精壮汉子，左右保护着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。

这个人红黑红黑的一张脸膛，鼻正口方，两耳平贴两腮，上下有弧度的弯出来，耳下有珠，一看就知道是个身处尊贵的人物！

他身上穿着一袭宝蓝色的官纱长大褂，头上戴着同色的京缎面子瓜皮小帽，帽结子是一块挺大挺大的蓝宝石。

面对强敌，他丝毫不显得慌张，手里摇着折扇，那双精芒四射的眸子，很快在两个人身上转了一下。



他身旁的两个黑衣贴身汉子，这时已飞快地蹿了出来！

“大胆！”其中较矮的一个，口中叱着，一伸手，直向裘方那只拿刀的手打了过去。

裘方当然不想被他击中，身子忙向外一闪！

黑衣人动手时，另一个黑衣人却刷地由腰上掣出了一口霞光四射的软刀，紧紧守住了车门。

至于车厢内的那个体面人物，兀自手摇折扇，丝毫不显得慌张。

动手的那个黑衣人，身手较诸那两个车把式强得多！

裘方一连好几刀，都没有伤着他。

看上去这个黑衣人滑溜得很。

蓦地，这个人由手上抖出了一条链子，哗啦一声，链子一端系着一个蛇形枪头，直向裘方咽喉上扎了过去！

裘方身子一个快翻，到了这人右侧。速度之快，有如疾风。

这人忽然觉出不妙，手上的链子枪往回一带，同时甩起枪头，直向裘方脸上抽去。

“呼”一声，由裘方头顶上抽了过去！

这一招走了个空。

“满天星”江浪看到这里，脸上绽出了一片笑意。

他知道自己的拜弟，将要在这一招上制胜对方。

果然不出他所料。

就在对方黑衣人链子枪一招落空之下，裘方右手“斩马刀”极巧地转到了左手！

这一手“移刀换掌”的动作，施展得确实高明。

裘方外号既被称为“左臂刀”，可以想象出他必是以左手刀法见长。

黑衣人疏忽了这一点，自然难望取胜了。

就在这口刀的刀柄刚落向裘方左手的同时，他身子霍地向左后方一旋，掌中刀已反身递出——刀光一旋，“哧”的一声轻啸！

黑衣人一个踉跄，已被裘方的斩马刀劈了个正着。

这一刀劈得真不轻哩！

由左臂窝处半边面颊，足足砍开了尺许长的一道大血口子。

黑衣人惨叫了一声，向前面踉跄了四五步，一交栽倒不动了！

裘方的刀重新抛向右方。

他脸上带着微笑，向前走了几步。

只见车里的那个体面人，脸色微微一变。

他仍然还能保持从容的态度，只是手里的折扇不再扇了。

站在车前的那个黑衣勇士，身子一拧，跃了出去，可是他似乎觉察到保护车内的人远比对付敌人更重要，所以身子方一纵出，却又急忙转回来，依然守护在车门前面，寸步不敢离开。

裘方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车上人听着，我们兄弟本来无心伤人，只不过是一时手头紧，想借两个钱花花，怎么样？话可是说清了，给不给在你，拿不拿可在我们！”

车内人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车前那个黑衣人已厉声叱道：“瞎了眼的东西，你们胆子不小！”

才说到这里，车内那个体面汉子用扇子一打他的肩膀，道：“你闪开！”

黑衣人转过身子，说道：“爷，您这是……”

那人已跨身出车，在他迈腿抬步之间，明眼人一看便晓知技艺高明。

看到这里，骑在白马上“满天星”江浪单手一按马首，身子由马头上平蹿而起，轻巧地落在丈许远。

他是担心拜弟裘方一时大意，吃了对方的亏。

其实他是多虑了。

那个人并没有出手的意思。

只见他一只手揣在怀里，摸索着拿出一个扁扁的钱夹子，打着一口纯正的京腔道：“要钱简单！”

打开钱夹子，由里面拿出了两张钱票，展开来一笑，道：“二百两一张，这是西直门宏大钱庄出的票子，在热河有分行，可到那里兑现。”

裘方立时大喜，一掠身上前，伸手就要去接。

一旁的江浪看出有蹊跷，叱道：“慢着，兄弟！”

裘方回头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江浪一双深湛的眸子，注视着这人，哈哈笑道：“他还有下文没说完，听他还说些什么。”

年轻的体面汉子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对了！”他嘴角微微带着不屑的神态，打量着当前的裘方，道：“怎么回事，一听见钱就想拿，也不问烫不烫手，看来你兄长比你老练多了！”

裘方一紧掌中刀道：“少废话，你还敢不给么？”

那人冷冷地道：“四百两银子在我不算什么，可在你们两个穷小子身上，可是一笔大财，北京和热河都是万岁爷脚下的地方，这两张票子我就给了你们，你们敢去拿么？”

裘方怔了一下，回头看着江浪。

江浪微微一笑道：“朋友你说得不错，四百两是个大数目，我们兄弟这一辈子还真没见过，刚才我这位拜弟也说过了，我们只是想借点钱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脸色微微一红。

样子略显不自在地抱了一下拳，道：“兄弟二人只要朋友暂借纹银五十两，留下大名与府上住址，半年之内，定必奉还！”

这人打量了江浪几眼，点点头道：“这还像两句人话！五十两是个小数目！”

他那双眸子，上上下下瞧着两个人道：“以二位的身手，这么老大个子，开口只借五十两，未免太少了！”

江浪不知对方话中带损，只觉得这种类似盗匪的行为太不光荣。他一心想着赶快离开，不想节外生枝，便抱拳道：“诚如朋友所说，愚兄弟天生的穷小子，对我们来说，五十两已经是不少了！”

那人点头连声冷笑着。

这时，先前被裘方击昏了的两个车把式，相继醒了过来，踉跄着站起来。

蓝衫人大声道：“没你们的事，在一旁给我呆着！”

两个车把式连屁也不敢放，哈着腰在一旁坐了下来。

蓝衫体面汉子抬起一只脚，伸手由靴子里抽出了一个小绸子包。

打开绸子包，里面是七八片闪闪发光的金叶子。

“这么吧！”他说，“我这里有十两黄金，二位辛苦了半天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！不过，我有个小小的要求，不知二位肯不肯答应？”

裘方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蓝衫人把这小包金子放置在车座上，哈哈笑道：“你们已经败了我一名手下，不妨再跟我这个手下比划比划。要是能胜过他，我就心服口服地把金子送上，你们拍马走路，怎么样？”

“左臂刀”裘方打量着他身前的那个黑衣人，哈哈笑道：“一言为定！”

黑衣人足下一滑，到了裘方跟前。

蓝衫人道：“万一要是败了，对不起得很，这个钱我可就不